

明史
(四)

中華書局印行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敕修

張鶴鳴 第 鶴鳴

董漢儒 汪泗論

趙 彥

王 洽 王在 第 署

梁廷棟

熊明遇

張鳳翼

陳新甲

馮元範 兄元鳳

張鶴鳴字元平，潁州人。中萬曆十四年會試，父病馳歸，越六年始成進士。除歷城知縣，移南京兵部主事。累官陝西右參政，分巡臨鞏，以才略聞。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自楊應龍平後，銷兵太多，苗仲所在為寇。鶴鳴言仲賊，乃粵西猺種，流入黔中，自貴陽抵滇，人以三萬計。皆以千四百七十計，分即為民，合即為盜。又有紅苗、環銅、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數幾十萬，而鎮遠、清平間，大江、小江九股諸種，皆應龍遺孽，聚萬餘。臣部卒止萬三千，何以禦賊？因列上增兵，增餉九議，合諸土兵，剿洪邊十二馬頭，大破紅苗，追剿保坪賊首老蜡，剿據峯巔，仰天窩，窩有九井，地平衍，容數千人，下通三道，各列三關。老蜡，鶴鳴王號，鶴鳴奪其關，老蜡，鶴鳴授首，撫降餘衆而還。尋發兵擊平定廣威，平安龍諸賊，威名甚著。遷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未上，轉左侍郎，佐理部事。時兵事亟，兵部增設二侍郎，而鶴鳴與和伯裕王在晉，並臥家園不赴。至天啓元年，遼陽破，兵事益亟。右侍郎張經世督援師出關，部中遂無侍郎。言官請趣鶴鳴等，章數十上。帝乃討期，令兵部馬上督催。鶴鳴等始履任。至則論平苗功，進本部尚書。視侍郎事。尚書王象乾出督剿遼東，鶴鳴遂代其位。給事中章養請留象乾，出鶴鳴督師。忤旨謫外。時熊廷弼經略遼東，性剛直，氣好護，罵凌轢朝士。鶴鳴與相失，事多齟齬。獨喜巡撫王化貞，化貞本庸才，好大言，鶴鳴主之。所奏請無不從，令無受廷弼節度。中外皆知經撫不和，必悞封疆。而鶴鳴化貞愈篤，卒致疆事大壞。二年正月，廷議經撫去留。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議以鶴鳴代廷弼。其他多言經撫宜並任。鶴鳴獨毅然主撤廷弼，專任化貞。議甫上，化貞已棄廣寧，遁鶴鳴內慚，且懼罪，乃自請行。邊詔加太子太保，賜蟒玉及尚方劍，鶴鳴憚

行，遲還十七日始抵山海關。至則無所籌畫，日下令捕閑諜，厚賂蒙古炒花宰，賽諸部而已。初，廣寧敗，書聞，廷臣集議兵事。鶴鳴感氣，誓廷弼自解。給事中劉弘化首論之，坐奪俸。御史江秉謙何薦可繼劾，並貶官。廷臣益憤，御史謝文錦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蕭良佐侯震陽熊德陽等，交章極論，請用世宗戮丁汝璉，神宗逮石星故事，事與化貞並按。鶴鳴抵言廷弼憤疆事，由故大學士劉一燝，尚書周嘉謨黨庇，不令出關所致。因詆言者為一燝黨。犬且曰：祖宗故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於是朝瑞等復合疏劾之。御史周宗文亦列其八罪。帝不問，鶴鳴還延數月謝病歸。六年春，魏忠賢勢大熾，起鶴鳴南京工部尚書，尋以安邦彥未滅，鶴鳴先有平苗功，改兵部尚書，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廣西軍務。賜尚方劍，功未就。莊烈帝嗣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承順萬鵬以鶴鳴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執鶴鳴，倒懸於樹，罵賊死。年八十五。第鶴騰字元漢，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官雲南副使，行誼醇篤，譽過其兄，城陷被執，罵不絕口而死。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入為戶部主事。疏陳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曰：邇來九閩三殿間，惟聞縱酒淫刑，贖貨時事可憂，不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黃湖廣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訐假王事，獲罪囚。十載，漢儒力言王假也，請釋繫者，又為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憂歸。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啓改元，遼陽失，簡精卒二千入衛，詔褻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漢儒請速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家屬，立誅逃將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發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漢儒言文龍計畫疎，虛聲未可長恃，又請誅逃將管大瀾張思任孟淑孔等，語甚切。帝命逮治思任等，而大瀾卒置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遁，有出塞投插部者。漢儒請捕獲立誅，同伍相禽捕者重賞，且給餉以時，則逃者自少。帝

亦嘉納。奄人王體乾、宋晉、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廢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據祖制力爭，帝不從。給事中程註、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儒服闋，遂不召。追敘甘肅功，卹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卒贈少保，諡肅敏。汪泗論，字自魯，休寧人。祖均，嘉靖中進士，歷官福建兵備僉事，分守福寧。倭犯同安，增釋重囚七人為軍鋒，擊倭却之。捷聞，賞金幣。泗論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漳浦知縣，調福清。有惠政。清屯田，繕城堡，徵擢御史，首請杜內批，以嚴履霜之漸。又請召還科臣楊捷等，以作士氣。巡按江西，敦重持大體，奸宄肅然。宗人祿不給，疏以橋稅贖銀存留接濟，歷太僕寺少卿。嘗識黃道周於諸生中，人服其精鑒。

趙彥，膚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屢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既失，彥請增兵戍諸島，特設大將登州，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啓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南北咽喉，列上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森居漢州石佛莊，徒黨輸金錢，稱朝貢。飛竹籌報機事，一旦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有司捕繫森，論死。用賄得釋，乃入京師，結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後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相仇，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攝，越五歲，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踵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五月戊申，陷鄆城，俄陷鄒滕。衆至數萬，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彥任都司楊國棟、廖棟，而檄所部練民兵，增諸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為山東總兵官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所却。棟等擊敗賊，復鄆城。其別部犯鉅野，知縣趙延慶固守不下。國棟兵至，敗之。又敗其犯兗州者。遂偕棟等合攻鄒縣，兵潰，遊擊張榜戰死。賊遂圍曲阜。郕城旋敗去，遂復嶧縣。七月，

彥視師兗州，甫出城，遇賊萬餘，彥縋入城。肇基急迎戰，而令國棟及棟夾擊，大敗之。橫河時賊精銳聚鄒滕中道，彥欲攻鄒滕，副使徐從治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搆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遊兵緩賊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於黃陰紀王城。大敗賊，蹙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令天津僉事來斯行及國棟等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以攻鄒。鴻儒抗守三月，食盡，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被禽，撫其衆四萬七千餘人。彥乃紀績告廟獻俘。磔鴻儒於市。鴻儒踰山東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至是始伏誅。于弘志亦於是年六月，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應鴻儒斯行方赴援山東，還軍討之。弘志突圍走，為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好賢亦捕得伏誅。彥已加兵部侍郎，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奏銀幣加等，奏請振濟，且捐鄒滕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年，皆報許。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為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剋餉役軍，虛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核事宜。帝稱善，立下諸邊舉行。參將王樞行邊，為哈喇慎部襲殺。彥請嚴覈論罪，并敘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峯口者，彥憂之。晝上八事，帝皆褒納。楊捷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為忠賢所惡。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列入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賊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而其子官錦衣，頗招搖都市，給事御史交劾之。彥三疏乞罷。忠賢挾前憾，令乘傳歸，子削籍。初，妖賊興遼東，經略王在晉遣兵助討，彥敘功不及。在晉在晉憾之，至是為南京吏部數詆彥。給事中袁玉佩遂劾彥冒功濫陞，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並京觀毀之。尋追敘敘兵部時邊功，卹家進太子太傅。未幾卒。

王洽，字和仲，臨邑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東光、任邱、服闋，補長垣。洽饒表頌偉，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其廉能為一方最。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天啓初，諸賢棄進洽有力焉。遷太常少卿。三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洽本趙南星所引，及魏忠賢逐南星，洽乞罷，不許。五年四月，御史李應公希忠賢指劾洽，遂奪職閑住。崇禎元年，召拜工部右侍郎，攝部事。兵部尚書

王在晉罷帝召見羣臣奇洽狀貌即擢任之上疏陳軍政十事曰嚴賞帥修武備核實兵衛將材覈蔽懲劾勤訓練釐積蠹舉異才弭盜賊帝並褒納宣大總督王象乾與大同巡撫張宗衡爭插漢款戰事帝召諸大臣平臺詰問良久洽及諸執政並主象乾策定款議詳見象乾宗衡傳尋上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屯田是也今遼東永平天津登萊沿海荒地及寶坻香河豐潤玉田三河順義諸縣闢田百萬頃元虞集有京東水田之議本朝萬曆初總督張佳允巡撫張國彥行之薊鎮爲豪右所阻其後巡撫汪應蛟復行之河間今已墾者荒未墾者置不問遺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講生財之術爲養軍資不大失策乎乞敕諸道監司遵先朝七分防禦三分屯墾之制實心力行庶國計有裨軍食無缺帝稱善即命行之嘗奏汰年深武弁無庸者四十八人以邊才舉監司楊嗣昌梁廷棟後皆大用二年十月我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都城戒嚴洽急徵四方兵入衛督師袁崇煥巡撫解經傳郭之琮總兵官祖大壽趙率教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鳴雷等先後至不能拒大清兵遂深入帝憂甚十一月召對廷臣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疎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襲將士震悚強敵宵遁帝領之遂下洽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明年四月洽竟瘐死尋論罪復坐大辟洽清修伉直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驟逢大故以時艱見絀遷化陷再日始得報帝怒其偵探不明又以廷臣玩愒擬用重典故於洽不少貸厥後都城復三被兵樞臣咸獲免人多爲洽惜之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部曹歷監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進督河道泰昌時遷添設兵部左侍郎天啓二年署部事三月遷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請告歸五年起南京吏部尚書尋就改兵部崇禎元年召爲刑部尚書未幾遷兵部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卒高第字登之灤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經略薊遼未數月以恒怯劾罷去崇禎二年冬

大清兵破灤州第竄免

梁廷棟鄒陵人父克從太常少卿廷棟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召改禮部歷儀制郎中天啓五年遷撫治西寧參議七年調永平兵備副使督撫以下爲魏忠賢建祠廷棟獨不往乞終養歸崇禎元年起故官分巡口北道明年加右參政十一月

大清兵克遼化巡撫王元雅自縊即擢廷棟右僉都御史代之廷棟請賜對面陳方略報可未幾督師袁崇煥下獄復擢廷棟兵部右侍郎兼故官總督劉遠保定軍務及四方援軍廷棟有才知兵奏對明爽帝心異之三年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特召廷棟掌部事時京師雖解嚴羽書旁午廷棟剖決無滯而廷臣見其驟用心嫉之給事中陳良訓首劾廷棟同官陶崇道復言廷棟數月前一監司耳倏而爲巡撫總督本兵國士之遇宜何如報乃在通州時言遵承易復良固難破自以爲神算今何以難者易易者難且嘗請躬履行間隨敵追擊以爲此報主熱血今偃然中樞熱血何銷亡也謂制敵不專在戰似矣而伐謀用間其計安在帝不聽崇道言廷棟疏辨乞一嚴疆自效優詔慰留之未幾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廷棟虛名崇道又言廷棟輕於發言致臨洮固原入衛兵變帝皆不納五月永平四城復賞廷棟調度功加太子少保世祿錦衣食事其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間左雖窮然不窮於遠餉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陞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按查盤訪緝餽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曰民窮於遠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懼忻亦自若疏入帝俞其言下戶部協議戶部尚書畢自嚴阿廷棟意即言今日之策無踰加賦請畝加九釐之外再增三釐於是增賦百六十五萬有奇海內並咨怨已陳釐弊五事曰屯田曰鹽法曰錢法曰茶馬曰積粟又極陳陝西致寇之由請重懲將吏貪汙者以紓軍民之憤塞叛亂之源帝皆褒納廷棟居中樞歲餘所陳兵事多中機宜帝甚倚任然頗挾數行私不爲朝論所重給事

中葛應斗劾御史袁弘勛納參將胡宗明金請囑兵部廷棟亦劾弘勛及錦衣張道濬通賄狀兩人遂下獄兩人者吏部尚書王永光私人也廷棟謀并去永光以已代之得釋兵事永光遂由此去御史水佳允者弘勛郡人也兩疏力攻廷棟發其所與司官手書且言其縱奸人沈敏交關劾撫劉可訓納賄營私廷棟疏辨求去帝猶慰留有安國棟者初以通判主插漢撫實事廷棟薦其才特擢職方主事仍主撫實頗爲奸利廷棟庇之後佳允坐他事左遷行人司副復上疏發兩入交通狀并列其賄鬻將領數事俱有迹廷棟危甚賴中人左右之得閒住去以熊明遇代八年冬召拜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代楊嗣昌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明年七月我

大清兵由間道踰天壽山克昌平逼京師山後地乃廷棟所轄也命戴罪入援兵部尚書張鳳翼懼罪自請督師兩人恒怯不敢戰近畿地多殘破言官交章論劾兩人益懼度解嚴後必罹重譴日服大黃藥求死八月十九日

大清兵出塞至九月朔鳳翼卒踰旬日廷棟亦卒已法司定罪廷棟坐大辟以既死不究云廷棟既歿其父克從尙在後賊破鄆陵避開封及開封被淪死於水

熊明遇字良孺進賢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知長興縣四十二年擢兵科給事中旋掌科事上疏極陳時弊言今春以來天鼓兩震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兩菽河內女妖遶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禍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疫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愆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恆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降下所行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蟲噬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燒可憂六羣譁盈衢詭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種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

夫可變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絲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途窮揚粵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議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帝不省示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爲福建僉事遷寧夏參議天啓元年以尙寶少卿進太僕少卿尋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建營伏虎山選練蒼頭軍以資守禦永樂中齊王榑以罪廢其子孫居南京號齊庶人有奢燼者自負異表與奸人謀不軌明遇捕獲之寘其黨十餘人於法魏忠賢黨謀盡逐東林以明遇嘗救御史游士任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黨庇徇私忠賢即矯旨革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莊烈帝即位釋還崇禎元年起兵都右侍郎明年進左遷南京刑部尙書四年召拜兵部尙書疏陳四司宿弊悉見採納楊鶴被逮明遇言秦中流寇明旨許撫剿並行臣謂渠魁乞降亦宜撫脅從貪固亦宜勦今鶴以撫賊無功就逮倘諸臣因鶴故欲盡戮無辜被脅之人絕其生路宜急赦新督臣洪承疇論賊黨殺賊自效即神一魁劉金輩果立奇功亦一體敘錄而諸將善撫取如吳弘器等仍與陞擢庶賊黨日孤帝亦納之五年正月山東叛將李九成等陷登州明遇過信巡撫余大成言力主撫議久愈猖獗萊城被圍幾陷乃調關外軍討定之語詳徐從治傳當是時我

大清兵入宣府巡撫沈沈與中官王坤等遣使議和饋金帛牢醴師乃旋事聞帝惡榮專擅召對明遇等於平臺明遇曲爲榮解帝不悅逮榮下吏於是給事中孫三杰力詆明遇榮交關懷國同官陳贊化呂黃鐘御史趙繼鼎連劾之明遇再疏乞罷帝責以疎庸償事命解任候勘尋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薦起南京兵部尙書改工部引疾歸國變後卒

張鳳翼代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寧兵備副使憂歸天啓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遷東巡撫聞鳴泰罷擢鳳翼右僉都御史代之自王化貞棄廣寧後關外八城盡空樞輔孫承宗銳意修復而版築未興鳳翼聞命疑承宗欲還朝以遼事委之己甚懼即疏請專守關門其座主葉向高鄉人韓爌柄政抑使弗上既抵關以八月出關前屯寧遠諸城上疏極頌承

宗經理功且曰入城者插非一年可就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疾今日
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固守當以山海爲根基軍遠爲門戶廣寧爲哨探其
意專主守關與承宗異議時趙率教駐前屯壘田練卒有成效及袁崇煥滿桂
守寧遠關外規模略定忽有傳中左所被兵者承平吏民洶洶思竄鳳翼心動
亟遣妻子西歸承宗曰我不出關人心不定遂於四年正月東行鳳翼語人曰
樞輔欲以寧前荒塞居我是殺我也國家即棄遠左猶不失全盛如大寧河套
棄之何害今舉世不欲復遠彼一人獨欲復耶密令所知居言路者詆馬世龍
貪淫及三大將建聞之非以撼承宗承宗不悅舉其言入告適鳳翼遣內艱遂
解去承宗復上疏爲世龍等辨因詆鳳翼才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趨利巧於
避患廷議以既去不復問六年秋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冬勦遼總督劉詔罷
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鳳翼前
撫保定建魏忠賢生祠鳳翼引罪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諸建祠者俱入逆案
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三年起故官代劉策總督劉遼保定軍務既復遼永四城
欽功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世廢錦衣食事鳳翼以西協單弱條奏增良將宿
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遠哨探數事從之已復謝病去久之召爲兵部尚書明年
二月召對平臺與吏部尚書李長庚同奉爲國任事深已率屬之論尋以宣大
兵塞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
七萬五千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給五錢安能致赴桓之士
乞一人食二餉帝並從之給事中周純修御史葛徵奇等以兵事日棘勸鳳翼
溺職鳳翼連疏乞休皆不許七年以恢復登州功加太子少保七月我
大清西征播漢師旋入山西大同宣府境帝怒守臣失機下兵部論罪部議巡
撫戴君恩胡沾恩焦源清革職贖杖總督張宗衡聞住帝以爲輕責鳳翼對狀
於是總督巡撫及三鎮總兵睦自強曹文詔張全昌俱遣戍監視中官劉允中
劉文中王坤亦充淨軍時討賊總督陳奇瑜以招撫債事給事中顧國寶勸鳳
翼舉用非人帝亦不問奇瑜既罷即命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督河南山西湖廣
軍務勦中原羣盜言官以承疇勢難兼顧請別遣一人爲總督鳳翼不能決既

而承疇竟無功及賊將南犯請以江北巡撫楊一鵬鎮鳳陽防護皇陵溫體仁
不聽鳳翼亦不能再請八年正月賊果燬鳳陽皇陵言官交章劾鳳翼鳳翼亦
自危引罪乞罷帝不許令戴罪視事初賊之犯江北也給事中桐城孫晉以鄉
里爲憂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賊起西北不食稻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笑
之事益急始令朱大典鎮鳳陽尋推盧象昇爲總理與洪承疇分討南北賊而
賊已蔓延不可制矣給事中劉昌勸鳳翼推總兵陳壯猷納其重賄鳳翼力辯
昌貶秩調外已而鳳翼言勦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
期督臣承疇以三萬人分布豫楚數千里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
俱潰以二萬人散布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艾萬年曹文詔俱敗今
既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牟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
厚矣請以賊在關內者屬承疇在關外者屬象昇倘賊盡出關則承疇合勦於
豫盡入關則象昇合勦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迭出犯勢衆而力
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薪後憂動
輒呼庚賊馬多行疾一二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衆寡
鐵鉞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敕督理二臣選將統軍軍各一二萬
人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
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後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猶易爲力此
防河扼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帝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帝
優詔不允九年二月給事中陳昌文上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既假督理
二臣以便宜則行軍機要不當中制若今日議不許斬級明日又議必斬級今
日議徵兵援鳳明日又議撤兵防河必至無所適從願樞臣自今凡可製督撫
之時者俱寬之文法俾得展布可也兵法守敵所不攻攻敵所不守奇正錯出
滅賊何難今不惟不能滅乃今日破軍殺將明日又陷邑殘州止罪守令而不
及巡撫豈法之平願樞臣自今凡可責諸撫之成者勿寬文法俾加磨礪可也
帝納其言江北之賊自滁州歸德兩敗後盡趨承平盧氏內鄉浙川大山中關
中賊亦由閬鄉靈寶與之合鳳翼請救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扼防

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勦而督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殄帝深然之尅期五月蕩平老師費財督撫以下罪無赦鳳翼雖建此策象昇所部多騎軍不善入山賊竟不能滅至七月我

大清兵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勸鳳翼坐視不救鳳翼懼自請督師賜尙方劍盡督諸鎮勦王兵以左侍郎王業浩署部事命中官羅維寧監督通津臨德軍務而宣大總督梁廷棟亦統兵入援三人相犄角皆退怯不敢戰於是寶坻順義文安永清雄安肅定興諸縣及安州定州相繼失守言官劾疏五六上鳳翼憂甚己之變尙書王洽下獄死復坐大辟鳳翼知不免日服大黃藥病已殆猶治軍書不休至八月末都城解嚴鳳翼即以九月朔卒已而議罪奪其官十一年七月論前勦寇功有詔敘復帝在位十七年間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善溫體仁獨居位五載其督師也意圖追責乃竟以畏法死

陳新甲長壽人萬曆時舉於鄉爲定州知州崇禎元年入爲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遷寧前兵備僉事寧前關外要地新甲以才能著四年大凌新城被圍援師雲集征繕悉倚賴焉及城破坐削籍巡撫方一藻惜其才請留之未報監視中官馬雲程亦以爲言乃報可新甲言臣蒙使過之恩由監視疏下此心未白清議隨之不敢受不許尋進副使仍蒞寧遠七年九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焦源清巡撫宣府新甲以戎備久弛親歷塞垣經前人足跡所不到具得士馬損耗城堡傾頽弓矢甲仗朽敝狀屢疏請於朝加整飭邊防賴之楊嗣昌爲總督與新甲共事以是知其才九年五月內艱歸十一年六月宣大總督盧象昇丁外艱嗣昌方任中樞薦新甲堪代詔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奪情任之會

大清兵深入內地詔新甲受代卽督所部兵協禦未幾象昇戰歿孫傳庭代統其軍新甲與相倚仗終不敢戰明年春畿輔解嚴順天巡按劉呈瑞劾其前後逗撓新甲歷陳功狀且言呈瑞挾讎帝不問既赴鎮列上編隊伍嚴哨探明訓練飭馬政練火器禁侵漁諸事報可麾下卒夜譁新甲請罪亦不問給事中戴明說嘗劾之帝以輕議重臣停其俸十三年正月召代傳宗龍爲兵部尙書自

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尙書者兵事方亟諸大臣避中樞故新甲得爲之陞見畢陳保邦十策多廷臣所嘗言惟言天壽山後宜設總兵徐州亦宜設重鎮通兩京咽喉南護鳳陵中防漕運帝並採用之復陳樞政四要及兵事四失帝卽命飭行十四年三月賊陷雒陽襄陽福襄二王被難鑄新甲三秩視事舊制府州縣城郭失守者長吏論死宛平知縣陳景建言村鎮焚掠三所者長吏當戍邊新甲主其議言有司能兼顧鄉城卽與優敘若四郊被寇與失機並論帝卽從之然是時中原皆盜其法亦不能行也楊嗣昌卒於軍中新甲舉丁啓睿往代議者尤其失人然傳宗龍孫傳庭並以微罪繫獄新甲於召對時稱其才退復上章力薦兩人獲用亦新甲力也尋論秋防功復所鑄秩時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請與閣臣及侍郎吳甌計之因陳十可憂十可議而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躁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圖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復貽書趣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

密敕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爲我大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還言官請罪之新甲力庇復令出關監軍錦州圍未解承疇又被圍於松山帝深以爲憂新甲不能救十五年二月御史甘惟燦劾新甲寡謀悞國請速令舉賢自代不納三月松山錦州相繼失若麒復自寧遠遁還言官劾若麒者悉及新甲新甲屢乞罷皆不從新甲雅有才曉邊事然不能持廉所用多僨帥深結中貴爲援與司禮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當是時關賊蹂躪河南開封屢被圍他郡縣死亡相踵總督傳宗龍汪喬年出關討賊先後陷歿賊勢愈張言官劾新甲者章至數十新甲請罪章亦十餘上帝輒慰留初新甲以南北交困遣使與

大清議和私言於傳宗龍宗龍出都日以語大學士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述宗龍之言於帝帝召新甲詰責新甲叩頭謝罪陞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尋諭新甲密圖之而外廷不知也已言官謁陞陞言上意主和諸君幸勿

多言言官職得交章劾陞陞遂斥去帝既以和議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皆戒以勿洩外廷漸知之故屢疏爭然不得左驗一日所遣職方郎馬紹愉以密語報新甲視之置几上其家僮誤以爲塘報也付之抄傳於是言路譁然給事中方士亮首論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嚴旨切責新甲令自陳新甲不引罪反自詡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給事中馬嘉植復劾之遂下獄新甲從獄中上書乞宥不許新甲知不免徧行金內外給事中廖國遴楊枝起等營救於刑部侍郎徐石麒拒不聽大學士周延儒陳演亦於帝前力救且曰國法敵兵不薄城不殺大司馬帝曰他且勿論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耶遂棄新甲於市新甲爲楊嗣昌引用其才品心術相似軍書旁午裁答無滯帝初甚倚之晚特惡其洩機事且彰主過故殺之不疑厥後給事中沈迅力詆其失帝曰令爾作新甲恐更不如迅懟而退新甲初自陽和入都門黃霧四塞識者以爲不祥及是果應

馮元麟字爾敬慈谿人父若愚南京太僕少卿天啓元年元麟與兄元麟同舉於鄉明年元麟成進士歷知澄海揭陽崇禎四年徵授戶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麟力爭時元麟亦疏論中官兄弟俱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又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復薦詞臣姚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譴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議論不當奪言路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麟復撫劾其貪穢數事被旨譴責遂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鳳陽皇陵燬廷臣交論溫體仁王應熊朋比悞國元麟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自重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外之責孰大於墨擬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遷禮科右給事中再遷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之詔簡東宮講官左諭德黃道周爲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詆之元麟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至發患兩疏詆元麟帝皆置不問由戶科都給事中擢太常少卿

改南京太僕卿就遷通政使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麟多智數尙權譎與兄元麟並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譖諍初在言路詆周延儒及爲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麟因與善延儒欲以振鐸爲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麟令引吳姓入閣助之既而姓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儒罪元麟沮止之開元以是獲重譴兵部尙書陳新甲棄市元麟署部事一日帝召諸大臣遊西苑賜宴明德殿因論兵事良久出御馬佳者百餘匹及內製火箭次第示元麟元麟爲辨其良楮帝曰大司馬缺久無踰卿者元麟以多病辭乃用張國維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元麟爲尙書帝倚之甚至元麟顧不能有所爲河南湖廣地盡陷關寧又日告警至八月以病劇乞休帝慰留之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益堅乃允其去元麟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麟謂不可輕戰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麟謂將士習懦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乃於帝前爭之曰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毋輕關白高兩將不可任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福王時元麟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埏言元麟身膺特簡莫展一籌予以祭葬是使悞國之臣生死皆得志也部議卒如所請元麟字爾廣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事元麟抗疏謂內臣當別立公署不當踞二部堂二部司屬亦不得至彝憲門犯交結禁帝責以沽名彝憲亦愠元麟請告歸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中遷蘇松兵備參議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爲與主元麟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許其鄉官張溥張采倡復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屬元麟元麟威稱溥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人並獲譴元麟謫山東鹽運司判官十一年濟南被兵攝濟軍兵備事十四年遷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明年敘軍功廕一子錦衣衛時元麟已掌中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宮參療元麟疾而元麟以衰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城陷元麟乃由海道脫歸是秋九月卒

贊曰明季疆場多故則重本兵之權而居是位者乃多庸闇闇冗之輩若張鶴鳴之任王化貞陳新甲之舉丁啓睿皆闇於知人至松山之役其誤國可勝言哉梁廷棟謂民窮之故在官貪似矣而因以售其加派之說是所謂亡國之言也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強毅王等奉

敕修

許譽卿

華允誠

魏呈潤

新田

毛羽健

吳執御

章正宸

1

黃紹杰

傅朝佑

姜垞

熊開元

詹爾選

湯開遠

成勇

陳龍正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啓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優撫按職中旨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視漢之朋結趙燒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閹兩宮何異忠賢大怒又言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廠衛一牽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邇復用立枷法士民橋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毒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官官不典兵兵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復於蕭牆之內逞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爲早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越南星高攀龍被逐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莊烈帝卽位疎崔魏將大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冀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

賊入楚豫人言攻然後不得已而韓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糧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因東南震輦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及李旨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會請移鎮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詞則輔臣欲諛玩寇速禍其可得哉帝以苛求責之而是時言官吳履中等復交章劾體仁應熊交相贊美其擬旨慰留曰忠悃曰盡畫曰絕私李公曰弘濟時艱不知時事至此忠盡安在而奉公濟艱者何事也譽卿再疏論帝仍不問譽卿曰皇上臨馭有年法無假貸獨於誤國輔臣不一問今者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且相繼就逮矣輔臣顧從容入直退食委蛇謂可超然事外乎帝終不聽譽卿在天啓時謝陞方爲文選郎及是陞長吏部譽卿猶滯垣中以資深當擢京卿陞希體仁意出之南京大學士文震孟愠語侵陞陞亦愠適山東布政使勞永嘉賄管登萊巡撫主給事中宋之普家陞等列之舉首爲給事中張第元所發帝以詰陞言路因欲攻陞及都御史唐世濟譽卿以世濟恃體仁惡尤甚當先去之御史張纘曾乃獨劾陞陞疑出譽卿及震孟意之普又搆之陞先是福建布政使申紹芳亦欲得登萊巡撫譽卿曾言之陞陞遂疏攻譽卿謂其營求北缺不欲南遷爲把持朝政地并及囑紹芳事體仁從中主之譽卿遂削籍紹芳逮問遣戍十五年御史劉遠及給事中楊枝起相繼論薦竟不果用福王立起光祿卿不赴國變雉髮爲僧久之卒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啓直四川參政允誠舉天啓二年進士從同里高攀龍請學首善書院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告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二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敘功加俸一年改職方員外郎五年六月以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略言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尙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

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斷智之捷徑。可惜一帥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多士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觔，議論滋擾，遂使勦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棋，以與邦啓聖之歲時，爲即豐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與楊錫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薦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暗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蓋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僭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同邑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諱官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欺莫大於此矣。擅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且曰：體仁生平，紆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衆議而用之，以其悖直寡諧，豈知包藏禍心，陰肆其毒？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遍植私人，戕盡善類，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復受何人指使，帝以體仁純忠亮節，而摘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朋比，舉朝共知，溫育仁不識一丁，以家貲而首拔鄧英，以論沈演而謫羅喻義，以左右非人一語而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養母，母年八十三而終，後爲福王驗封員外郎，十餘日，即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不慕榮達，延儒再召，遣人以京卿啗之，允誠拒不應，入南都，士英先造請，亦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雜髮。

與從孫尙濂，駢斬於南京。

魏呈濶，字中嚴，龍溪人，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三年冬，疏陳兵屯之策，請敕順天保定兩巡撫，簡所部壯士，大邑五百人，小邑二三百人，分營訓練，而天津翟鳳翀、通州范景文、昌平侯恂，並建節鉞，宜令練兵之外，兼營屯田。又陳閩海剿撫機宜六事，並議行。明年夏，久旱求言，疏言驛站所載纔六十萬，未足充軍餉十一，而郵傳益疲，勢必再編里甲，是猶剜肉醫瘡，瘡未瘳而肉先潰，關外舊兵十八萬，額餉七百餘萬，今兵止十萬七千，合剿門援卒，非溢原數，加派五百九十九萬外，新增又四百四十餘萬，猶憂不足，可不爲稽核乎？邊報告急，非臣子言功之日，而小捷頻聞，躍加峻秩，門客廝養，馳名戎籍，不階而升，悉糜俸料，臣懼其難繼也。江淮旱災，五湖之間，海岸爲谷，舊穀不登，新絲未熟，上供織造，宜且暫停，銓法壞於事例，正途日壅，不可不疏通，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抵索之民間，顧奉急公之襲，上蒙而下，削不可不禁，飭又條陳數策，請大修北方水政，帝皆納其言。熹宗時，司業朱之俊，議建魏中賢祠，國學旁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置籍責諸生捐助，及帝即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首輔韓爌，以同鄉庇之，漏逆案，及是之俊已還侍講，呈濶發其奸，請與萬齡棄西市，之俊由是廢。宣府監視中官王坤，以冊籍委頓，劾巡按御史胡良機，帝奪良機官，即令坤按核，呈濶上言：我國家設御史巡九邊，秩卑而任鉅，良機在先朝，以糾逆璫創籍，今果有罪，則有回道考覈之法，在而乃以付坤，且邊事日壞，病在十羊九牧，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既有督撫，又有巡方，又有監視，一官出增一官，擾中貴之威，又復十倍，御史偶獲戾，且莫自必其命，誰復以國事抗者？異日九邊聲靈，監視善惡，奚從而聞之？乞召還良機，毋使仰鼻息於中貴，帝以呈濶黨比，貶三級出之外，良機者，南昌人也，字省之，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間，爲御史，嘗糾魏忠賢之惡，不減汪直劉瑾，忠賢憾之，以年例遷廣東參議，良機方按貴州，不候代而去，遂斥爲民。崇禎元年，起故官，按宣大二鎮，年滿當代，以其敏練，再巡一年，至是遂爲坤劾罷，時又有御史李曰輔者，亦以論中官獲譴，廷臣交章論救，不聽，而御史趙東曦，又疏劾坤，亦獲譴，云曰：輔字元卿，亦南昌人。

也與胡夏機同里閭萬曆中舉於鄉爲成都推官與巡撫朱燦元計兵事偕諸將攻復重慶崇禎四年擢南京御史時中官四出張彝憲總理戶工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監餉宣府劉文忠監餉大同劉允中監餉山西又命王應期監軍關寧張國元監軍東協王之心監軍中協鄧希詔監軍西協又命吳直監餉登島李茂奇監茶馬陝西曰輔上疏諫曰邇者一日遣內臣四尋又遣用五非兵機則要地也廷臣方交章而登島陝西又有兩關之遣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聽啓火水之隙開依附之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臣愚實爲寒心陛下踐阼初盡撤內臣中外稱聖昔何以撤今何以遣天下多故擇將爲先陛下不築黃金臺招煩牧乃汲汲內臣是遣曾何補理亂之數哉帝怒謫曰輔廣東布政司照磨東曦字馭初上海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崇禎五年由知縣入爲刑科給事中請與屯塞下以充軍用不報適宣塞有私和事王坤時監宣餉且請代東曦上言宣塞失事陛下赫然震怒遠巡撫沈榮罷本兵熊明遇乃監視王坤方會飲城樓商榷和議邊臣倚庇欺蔽日甚坤不得辭扶同罪反後邊烽已熄爲己功且請代夫內臣之遣陛下下一用之非不易之典今即盡撤之猶謂不早坤顧請代圖彌縫於去後願陛下正坤罪撤各使還京帝言宣鎮擅和實坤奏發何謂欺隱調東曦外任謫福建布政司都事異時呈濶起官以光祿署丞終良機起光祿典簿終南京吏部主事東曦稍遷行人司正禮部郎中奉使還里福王時召東曦爲給事中曰輔爲御史而二人者皆已死矣

毛羽健字芝田公安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元年由知縣徵授御史好言事首劾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鍼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王師討安邦彥久無功羽健言賊巢在大方黔其前門蜀遵永其後戶由黔進兵必渡陸廣奇險七晝夜抵大方一夫當關千人自廢王三營蔡復一所以屢敗也遵義距大方三日程而畢節止百餘里平衍從此進兵何患不克因畫上足兵措餉方略并薦舊總督朱燦元閱夢得等帝即議行後果平賊已陳驛遞之害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即飭所司嚴加釐革積困爲蘇當是之時閹黨既敗東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陰陽閃

爍溫體仁猾賊周延儒回佞言路新進標直之徒尤競抨擊以爲名高體仁之計錢謙益也以科場舊事延儒助之惡且目攻己者爲結黨欺君帝怒而爲之罷會推矣御史黃宗昌疏糾體仁熱中枚卜欲以結黨二字破前此公論之不予且籍後來言路之多口羽健亦憤朋黨之說曰彼附逆諸奸既不可用勢不得不不用諸奸擯斥之人如以今之連袂登進者爲相黨而來抑將以昔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陛下不識在朝諸臣與奸黨諸臣之孰正孰邪不觀天啓七年前與崇禎元年後之天下乎孰危孰安今日語太平則不足語剔弊則有餘諸臣亦何負國家哉一夫高張輒疑舉朝皆黨則株連蔓引不且一網盡哉帝責羽健健搥而以前條陳驛遞原之太常少卿謝陞求巡撫於永光永光畏吏部陞當推劾鎮畏而引病以避後推太僕則不病羽健劾陞永光朋比宜並罪永光召對文華殿力詆羽健請究主使之者大學士韓爌曰究言官非體也帝不從已而宥之一日帝御文華殿獨召延儒語良久事秘舉朝疑駭羽健曰召見不以盈廷而以獨侍清問不以朝參而以燕閒更漏已沉閣門猶啓漢臣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疏入切責羽健既積忤權要其黨思因事去之及袁崇煥下獄主事陸澄源以羽健嘗疏譽崇煥劾之落職歸卒黃宗昌字長倩即墨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爲御史請斥矯旨僞官言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三日三殿敕功止先一日正當帝疾大漸之時豈能安閑出詔凡加銜進秩皆魏氏官也得旨汰敘功冒濫者宗昌爭曰臣所糾乃矯旨非冒濫也冒濫猶可容矯僞不可貸遂列上黃克纘范濟世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六十一人乞罷免帝以列名多不聽尋劾罷逆黨尙書張我續侍郎呂圖南通政使岳駿聲給事中潘士聞御史王珙又劾周延儒禽穢數事帝怒停俸半年既而劾體仁不納二年冬巡按湖廣岷王種洪爲校尉侍聖及善化王長子企鉅等所弑參政龔承薦等不以實聞獄不決者久之宗昌至羣奸始伏辜帝責問前諸臣失出罪宗昌糾承薦等時體仁延儒皆已入閣而永光意忌以爲不先劾承薦也鑄宗昌四級宗昌遂歸十五年即墨被兵宗昌率鄉人拒守城全仲子基中流矢死其妻周氏及三妾郭氏二劉氏殉之謂之一門五烈莊

烈帝初在位銳意圖治數召見羣臣論事然語不合輒訶譴而王永光長吏部尤樂沮之澄城人韓一頁者元年授戶科給事中言陛下平臺召對有文官不愛錢語而今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以官言之則縣官爲行賄之首給事爲納賄之尤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過客有書儀考滿朝覲之費無慮數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金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伏乞陛下大爲懲創逮治其尤者帝大喜召見廷臣即令一頁宣讀讀已以疏逼視閣臣曰一頁忠鯁可食都御史王永光請令指實一頁唯唯如不欲告訐人者則令密奏五日不奏而舉周應秋聞鳴泰一二舊事爲言語頗侵王永光帝乃再召見一頁王永光及廷臣手前疏循環頌音琅然而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則掩卷而數問一頁五百金誰之篋也一頁卒無所指固問則對如前帝欲一頁指實將有所懲創一頁卒以風聞謝大不憚謂大學士劉鵬訓曰都御史可輕授耶叱一頁前後矛盾視其官

吳執御字朗公黃巖人天啓二年進士除濟南推官德州建魏忠賢祠不赴崇禎三年徵授刑科給事中明年請除掣簽法使人地相配議格不行請蠲畿輔加派示四方停免之期曉然知息肩有日不至召亂請罷捐助搜括毋爲食墨藏奸數帝以沽名市德責之勅吏部尚書王永光比匪用王永光雅而封疆悞聽張道濬賄舉尹同舉而祖制泰國家立法儉食而王永光誨貪官邪何日正龍賂何日清帝以王永光清慎不納其言請召黃克纘劉宗周鄭鄞忤旨譴讓又言往者邊警袁崇煥王元雅擁金錢數百萬十萬狼狽失守而史應聘王象雲張星左應選以一邑抗強敵故曰籌邊不在增兵餉而在擇人請畿輔東北及秦晉沿邊州縣選授精敏甲科賜璽書畀本地租賦撫練軍民自禦寇邊關文武吏繕修戰守外責以理財如先臣王艷葉盛輩所爲客兵可撤餉省可數百萬帝時未審執御所論畿輔秦晉也而曰歲賦留本地則國用何資不聽又劾首輔周延儒攬權其姻親陳于泰及幕客李元功等交關爲奸利初執御行取入都延儒遣元功招之不赴至是竟劾延儒又陳內外陰陽之說九邊中原

廟堂之上無非陰氣心膂大臣不皆君子帝以所稱陽剛君子無主名令指實執御乃以前所薦劉宗周三人及姜曰廣文震孟陳仁錫黃道周倪元璐曹于汴惠世揚羅喻義易應昌對會御史吳彥芳言執御所舉固真君子他若侍郎李瑾李邦華畢茂康倪思輝程紹皆忠良當用通政使章光岳郭媚當斥帝怒其朋比執政復從中搆之遂削二人籍下法司訊時御史王績燦方以薦李邦華劉宗周等下獄而執御彥芳復繼之舉朝震駭言官爲申救卒坐三人贖徒三年彥芳字延祖歙縣人爲御史大凌被圍疏論孫承宗又駁逆案呂純如辨冤之謬登州用兵請設監島中官至是譴歸績燦字偉奏安福人與給事中鄧英陳奸吏私派之弊又進賜環起廢容諫三說薦張鳳翔李邦華劉宗周惠世揚遂獲罪卒福王時復官彥芳績燦兩人者皆以天啓五年舉進士彥芳授莆田知縣績燦授興化知縣又皆以治行高等擢崇禎四年御史並有聲其免官也又皆以薦才不中與吳執御同論譴云

章正宸字羽侯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有學行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勸帝法周孔黜管商崇仁義賤富強禮部侍郎王應熊者溫體仁私人也廷推閣臣望輕不得與體仁引爲助爲營入閣正宸上言應熊強懷自張何緣特簡事因多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奈何使很傲之人與贊平明之治哉帝大怒下獄拷訊竟削籍歸九年冬召爲戶科給事中遷吏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帝尊禮之特重正宸出其門與摺拄歲旦朝會帝隆師傳禮進延儒等而揖之曰朕以天下聽先生正宸曰陛下隆禮閣臣願閣臣積誠以格君心毋緣中官毋修恩怨毋以寵利居成功毋以爵祿私親昵語皆風刺延儒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爲宣大總督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指用之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以罪輔馮銓力得再召欲假守涿功復銓冠帶正宸爭之事遂寢其不肯阿徇如此未幾會推閣臣救李日宣謫戍均州語在日宣傳福王立召復正宸故官正宸痛舉朝無討賊心上疏曰比者河北山左各結營寨禽殺偽官爲朝廷效死力忠義所激四方響應宜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絡諸路一心齊力互爲聲援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

陸絕孟津據武關以攻龍右陛下縞素親率六師駐蹕淮上聲震動人切同仇勇氣將自倍簡車徒選將帥繕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據險處要以規中原天下大矣詎無人應運而出哉魏國公徐弘基薦逆案張捷部議並起用鄒之麟張孫振劉光斗安遠侯柳祚昌等薦起阮大鍼正宸衷疏諫不納改大理丞正宸請假歸魯王監國署舊官事敗棄家爲僧

黃紹杰萬安人天啓五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元年考選給事中需次劾罷奄黨南京御史李時馨徐復陽補授兵科五年劾遼總督曹文衡與監視中官鄧希詔相訐紹杰言文衡烈士受內臣指摘何顏立三軍上希詔內賢許邊臣辱國大不便宜亟更文衡而罷希詔帝不聽久之文衡以閑住去紹杰遷刑科左給事中七年五月因旱求言紹杰疏論大學士溫體仁曰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宰執亦引罪以求罷今者久旱陛下修明政治納諫言可謂應天以實矣而兩澤不降何哉天有所甚怒而不解也次輔溫體仁者秉政數載上千天和無歲不旱嘆無日不風霾無處不盜賊無人不愁怨秉政既久窺闕益工中外趨承益巧一人當用則曰體仁意未遽爾也一事當行則曰體仁聞恐不樂也覆一疏建一議又曰體仁有他屬不然則體仁忌諱毋撓其兇鋒也凡此召變之尤願陛下罷體仁以回天意體仁罷而甘霖不降殺臣以正欺君之罪帝方眷體仁貶紹杰一秩體仁辨且計其別有指授紹杰言廷臣言事指及乘輿猶荷優容一字涉體仁必遭貶黜誰不自愛爲人指授耶因列其罪狀東南不肯設立總督庇兵部侍郎彭汝楠致失機宜用食穢胡鍾麟爲職方郎而黜李繼貞嚮尚書閣洪學起私人唐世濟爲南京總憲錮正人瞿式耜等庇姻婭沈榮爲宣撫私款辱國庇主考丁進從寬磨勘且曰臣所仰祝聖明洞燭體仁奸欺者其說則有兩端下惟朋黨一語可以籍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惟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盡憤悞之愆體仁猶辨且以朋黨爲言紹杰遂言體仁受銅商王誠金體仁長子受巡撫榮及兩淮巡鹽高欽順等金皆萬計體仁用門幹王治東南之利皆其轉輸體仁私邸兩被盜失黃金寶玉無算匿不敢言帝怒調爲上林苑署丞遷行人司副八年賊犯皇陵紹杰再劾體仁悞國召寇再

請應天府檢校屢遷南京吏部郎中卒先是七年正月給事中李世祺論溫體仁及大學士吳宗達并劾兵部尚書張鳳翼溺職狀帝怒請福建按察司檢校世祺字壽生青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刑科給事中陳大計之當定者二曰兵食之計民生之計大弊之當釐者三曰六曹之弊在吏胥邊吏之弊在欺隱貪墨之弊在奢靡夏旱禱雨未應乃進修政之說三曰恤畿甸議催科預儲備帝並納之中官出鎮世祺上言祖宗立法錢穀兵馬軍民各分事權防專擅內閣入奉天顏出司兵食內廷意旨既得而陰伺之外廷事權又得而顯操之魏忠賢盜弄神器則賴聖天子躬翦除之而奈何復躬自蹈之不聽五年八月淫雨損山陵昌平地動世祺上言曰者輔理調燮無聞精神爲固寵之用統軍衡才無術緩急無可恃之人中樞決策掩耳盜鈴主計持籌醫瘡剗肉州縣迫功令鞭策不前六曹窘簿書救過不贖警筆執簡之臣接跡圉圉考輦蓋軸之士抗聲鴻舉一人議疑及衆人一事嘗疑及衆事黃衣之使顏顏卿貳之堂貂蟬之座雄踞節鉞之上低眉則氣折強項則豐開各邊監視之遣已將期月初雖聞有摘發至竟同歸模稜效不效可概見伏願撤回各使以明陰不干陽之分然後採公論以進退大臣酌事情以衡量小臣釋疑忌之根開功名之路庶天變可回時艱可濟帝以借端瀆奏切責之給事中陳贊化劾周延儒謂延儒書語人曰今上義皇上人也此成何語臣聞之世祺帝詰世祺則言聞之贊化帝詰贊者再三世祺執如初乃已至是論體仁絕世之奸大貪之尤遂貶官久之起行人司副屢遷太僕寺卿道祭魯王事竣旋里國變杜門不出久之卒

傅朝佑字右君臨川人有孝行萬曆中舉鄉試第一師事鄒元標天啓二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崇禎三年考選給事中永平初復列上善後七事帝採納之補授兵科明年八月疏劾首輔周延儒以機械變詐之心運刑名督責之術見佞則加之膝結袁弘勛張道濬爲腹心遇賢則墜之淵擯錢象坤劉宗周於草莽傾陷正士加之極刑曰上意不測也據竊明旨播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皇上因旱求言則恐其揚己過故削言官以立威皇上慎密兵機則欲其藉人口

故揅直臣以快衆。往時糾其罪惡者。盡遭斥逐。而親知鄉曲。遍列要津。大臣之道。固如是乎。忤旨切責。屢遷工科左給事中。陳當務十二事。一納諫。二恤民。三擇相。四勿以內批用輔臣。五勿使中官司彈劾。六勿令法外加濫刑。七止緹騎。八停內操。九抑武臣驕玩。十廣起廢。十一敕有司修城積粟。十二講聖諭六條。出封谷藩。事竣還里。九年。卽家進刑科都給事中。還朝愆期。爲給事中陳啓新所劾。貶秩調外。未行。疏論溫體仁六大罪。略言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道事君。而務刑名。窺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窺陛下治尙精明。彼則託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體仁曾無未兩網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變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則日尋恩怨。圖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高麗旦暮且陷。體仁冒賞冒廕。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募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減茂才。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圖圉。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人主之辨姦在明。而人主之去姦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赦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罷。中官杜勳。雅重朝佐。令其上疏請罪。而已從中主之。可復故官。朝佐不應。十一年冬。國事益棘。獲罪者益衆。獄滿朝佐乃從獄中上書。請寬恤。語過激。會有邊警。未報也。明年春。責以顛倒賢奸。恣意訕侮。廷杖六十。創重而卒。當時臺省競言事。言不中。多獲譴。章正宸莊。驚獻李汝璈之徒。好直諫。朝佐嘗疏稱之。驚獻字任公。晉江人。崇禎六年。由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上太平十二策。極論東廠之害。忤旨。貶浙江布政司照磨。汝璈字用章。南昌人。崇禎時。爲刑科給事中。十年閏月。因旱求言。陳回天四要。論財用政事之弊。又言八九年來。干和召災。始於端揆。積於四海。水旱盜賊。頻見疊出。勢將未已。何怪其然。帝怒。削籍歸。

國變。衰經北面哀號。作祈死文。祈死。竟死。汝璈朝佐既死。福王時復官。驚獻事福王。復官。久之卒。

姜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密雲知縣。調儀真。遷禮部主事。十五年。擢禮科給事中。山陽武舉陳啓新者。崇禎九年。詣闕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隱。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貢士授布政。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舉貢不得至顯官。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其後途稍隘。而舉人推官知縣。猶與其列。今惟以進士選。彼受任時。先以給事御史自待。監司郡守。承奉不暇。剝下虐民。恣其所爲。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以絀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行取考選。以除積橫之習。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節制有司。便宜行事。捧疏跪正陽門三日。中官取以進。帝大喜。立擢吏科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劉宗周。詹爾選等。先後論之。欽人楊光先。許其出身賤。役及徇私納賄。狀帝悉不究。然啓新在事。所條奏率無關大計。御史王聚奎劾其溺職。帝怒。請聚奎。以貪都御史李先春。議聚奎罰輕。並奪其職。久之。御史倫之楷。劾其請託受賄。還鄉驕橫。始詔行勘。未上。而啓新遭母憂。埰因劾其不忠不孝。大奸大詐。遂削啓新籍。下撫按追贓。擬罪。啓新竟逃去。不知所之。國變後。爲僧以卒。時帝以寇氛未息。民罹鋒鏑。建齋南城。埰上疏諫。不報。已陳蕩寇二策。曰。明農業。收勇敢。帝善其言。初溫體仁及薛國觀排異。已及建言者。周廷儒再相。盡反所爲。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忌者乃造二十四氣之說。以指朝士二十四人。直達御前。帝適下詔。戒諭百官。責言路尤至。埰疑帝已入其說。乃上言陛下視言官重。故責之嚴。如聖諭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者。臣敢謂無其事。然陛下何所見而云。倘如二十四氣蜚語。此必大奸巨慝。恐言者不利己。而思以中之。激至尊之怒。藉言官之口。人皆暗默。誰與陛下言天下事者。先是給事中方士亮。論密雲巡撫王繼謨不勝任。保定參政錢天錫。因賁緣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選。以屬延儒。及廷推。遂得命。適帝有爲人出缺。論蓋舉廷臣積習告戒之。非爲天錫發也。埰探之未審。謂帝實指其事。倉卒拜疏。而帝於是時方

憂勞天下，默告上帝，戴罪省愆，所頒戒諭，詞旨哀痛，讀者感傷。塚顧反覆詰難，若深疑於帝者，帝遂大怒曰：「塚敢詰問詔旨，藐玩特甚！」立下詔獄，考訊，掌鎮撫梁清宏以獄詞上。帝曰：「塚情罪特重，且二十四氣之說，類匿名文書，見即當毀。何故累騰奏牘，其速按實以聞。」時行人熊開元亦以建言下錦衣衛，帝怒兩人甚密，旨下衛帥駱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私以語同鄉給事中廖國遴，國遴以語同官曹良直，良直即疏劾養性歸過於君，而自以為功。」陛下無此旨，不宜誣謗，即有之不宜洩，請並誅養性。開元養性大懼，帝亦不欲殺諫臣，疏竟留中。會鎮撫再上塚獄言掠訊者再供無異詞，養性亦封還密旨，乃命移刑官定罪。尚書徐石麒等擬塚戌開元贖徙，帝責以徇情執法，令對狀，乃奪石麒及郎中劉沂春官，而逮塚開元至午門，並杖一百。塚已死，塚弟塚口溺灌之，乃復蘇，仍繫刑部獄。明年秋，大疫，命諸囚出外收保。塚開元出，即謁謝賓客，帝以語刑部尚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始釋塚戌宣州衛將赴戍所，而都城陷，福王立，遇赦起故官。丁父艱，不赴。國變後，流寓蘇州，以卒，且死，語其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死必葬我敬亭之麓。」二子如其言。塚字如須，崇禎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塚下獄，塚盡力營護，後聞鄉邑破，父殉難，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塚請代兄繫獄，釋塚歸葬，不許。即日奔喪，奉母南走蘇州，初塚為行人，見署中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並列，立拜疏，請去二人，名及大鍼得志，滋欲殺塚甚，塚乃變姓名，逃之寧波，國亡乃解。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期等監視關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資鉅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數化貞不休，以此幾惑上聽。今應時復敢為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帝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於是開元及御史鄭友元等三人並貶二秩調外，開元不赴。

官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三年，遷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驟還，開元以淹久頗缺望，會光祿丞缺，開元詣首輔周延儒，述已困頓狀，延儒適以他事，輒命駕出，開元大愠。會帝以畿輔被兵求言，官民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即日召對。開元欲論延儒，次日即請見，帝召入，文昭閣，開元請密論軍事，帝屏左右，獨輔臣在。開元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帝御德政殿，秉燭坐，開元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帝不許。開元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帝曰：「其故安在？」開元言：「今所謀畫，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夜不寢食，求天下治無益也。」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膂股肱而任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復救矣。帝與詰問久之，疑開元有所為，曰：「爾意有人欲用乎？」開元辨無有，且奏且頻目延儒，延儒謝。帝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開元言：「陛下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繫囚，蠲逋賦，起廢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憾數而已。帝責開元有私，開元辨延儒等亦前為解，開元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徇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為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開元復言：「敵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帝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即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開元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採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人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帝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贖從之。當是時，開元欲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贖謀沮之，大理卿孫晉兵部侍郎馮元勳責開元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者且盡逐，開元意動，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開元言爲驟，禮部郎中吳昌時者，開元知

吳江時所拔士也。復致書言之。開元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帝方信延儒。

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遠治衛帥。略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開元譴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始方士亮劾罷密雲巡撫王繼謨。參政錢天錫得巡撫御史孫鳳毛發其事。劾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爲天錫資緣。因言開元面奏。實二人主之。欲令邱瑜棄政。陳演爲首。輔御史李陳玉亦言之。帝以開元已下吏。不問。而責令鳳毛陳奏。鳳毛死。其子訴冤。謂國遴枝起。酖殺之。兩人及天錫。並削職下獄。士亮又言。恐代繼謨者。未能勝繼謨。繼謨得留任。十六年六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福王召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爲僧。隱蘇州之靈巖。以終。士亮歎。縣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嘉興福州推官。擢兵科給事中。與同官朱徽倪仁禎等。謁大學士謝陞於朝房。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又曰。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所籤奉先殿意。已決諸人退。謂陞誹謗君父。浸禁中語。仁禎國遴等。交章論之。斥陞大不道。無人臣禮。士亮及他言官繼之。疏數十上。帝大怒。削陞籍。已而士亮連劾諸督撫張福臻。徐世蔭。朱大典。葉廷貴。及兵部侍郎呂大器。甘肅總兵馬燠。事多施行。又請召舊諫臣姚思孝。何楷。李化龍。張作楫。張焜芳。李樸。詹爾選。李右謙。林蘭友。成勇。傅元初。而恤已死者。吳執御。魏呈潤。傅朝佑。吳彥芳。王績燦。葛樞。帝頗採納。周延儒出督師。請士亮贊畫軍務。延儒獲譴。士亮亦削職下獄。久之釋歸。福王時復官。國變後卒。

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十八年。擢御史。時詔廷臣舉守令。爾選言。縣令多而難擇。莫若精擇郡守。郡守賢。縣令無不賢。因請起用侍郎陳子壯。推官湯開遠。報聞。明年。疏劾陳啓新。宜召九卿科道。覲面敷陳。罄其

底蘊。果有他長。然後授官。遠爾授官。非所以重名器。吏部尚書謝陞。大學士溫體仁。不加駁正。尸素可愧。帝怒。未幾。大學士錢士升。以爭武生李璉。搜括富戶。忤旨。引罪乞休去。爾選上疏曰。輔臣引咎求黜。遽奉回籍之諭。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雖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憂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寵。冀廉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驕卒情。尙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過於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賣牛買馬。結德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數文。免親之說行。上意在懸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敵數萬路用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子發憤耳。而竟鬱鬱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售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忍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遠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寧獻可替否。毋藉口聖明獨斷。掩聖主之謙冲。寧進禮退義。毋藉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濡滯。臣愚不勝惓惓。疏入。帝震怒。召見武英殿。詰之曰。輔臣之去。前旨甚明。汝安得爲此言。對曰。皇上大開言路。輔臣乃以言去國。恐後來大臣以言爲戒。非皇上求言意。帝曰。建言乃諫官事。大臣何建言。對曰。大臣雖在格心。然非言亦無由格。大臣止言其大者。決無不言之理。大臣不言。誰當言者。帝曰。朕如此焦勞。天下尙疑朕乎。即尙方劍何嘗不賜。彼不能用。何言不靈。對曰。賊如聖論。但臣見督理有參疏。未蒙皇上大處分。與未賜何異。帝曰。刑官擬罪不合。朕不當駁乎。對曰。刑官不職。但當易其人。不當優其事。帝曰。汝言一切苟且之政。